



和6
1539
20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目錄

序上

寬永諸家系圖傳序

東照大神君年譜序

神祇寶典序
新刊本朝文粹序

岷峨集序呈惺窩先生

神社考序二篇
徒然草序

日本考序關
朝鮮考序關

伊達氏家譜序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序上

寬永諸家系圖傳序

蒙台命代太田備中守資宗

本朝之諸家系譜久矣及鹿苑院相國之治世而
大納言藤原公定撰分脉圖雖標嫡庶本末以行
於世然猶未為詳也寬永十八年二月七日
將軍家新降台命以編集諸家系圖使資宗為
奉行民部卿法印林道春副之以徧告其趣於是
侯伯達官御譜代御家人近習直番象等凡蒙恩

賜者無大小皆捧其家譜凡數千輩與道春及子春齋辨其真偽正其新舊且依命而漢字倭字兩通述作之以其事繁多故十九年三月十日重有命使僧錄金地院元良長老尾州法眼正意水戶書生卜幽了的同預其事高野山見樹院立詮及營中筆史大橋重政小島重俊預倭字事且招京都五岳僧侶十七人經日到著江戶於是配分諸家系譜使道春春齋掌清和源氏部立詮屬之使元良及五岳僧掌藤原氏部重政屬

之使正意撰諸氏部水戶書生編平氏部重俊屬之其餘綴文繕寫者若干人歷歲成編蓋其有詳畧者因所獻之元本也漢字倭字都合三百七十二卷題其名曰寬永諸家系圖傳如此之盛舉本朝未曾聞之乎自非太平一統之明時何至於此乎皆記官祿則不忘厚恩各載勲功則可思先祖然則忠孝之道與無窮之德共至千萬世孰不崇仰之哉

寬永二十年癸未九月吉辰

東照大神君年譜序

代尾張臣相義直卿

夫世系之出自皇帝者皆皇胤也。有本有枝，有流有派。有流姓氏錄所謂皇別是也。神武天皇五十六世清和天皇第六皇子譚貞純號桃園親王，其子經基王號曰六孫王，初賜源姓，次蒲仲建，多田院，於攝州。次河內守賴信，長元四年承詔討平忠常，推稱源氏嫡家。其子伊豫守賴義，後冷泉院御宇奉勅伐安陪貞，任宗任，其子陸奧守義家，世所謂八

幡太郎是也。兼曆三年八月蒙旨擊土佐守源國房佐渡守源重宗，寬治六年東征，殲清原武衡家，衡自經。基王至義家，俱五世皆補鎮守府將軍。義家子式部大輔義國撰威儀曲禮，以定武家法式。其子賜鎮守府將軍大炊助義重，號新田太郎，居上野國寺尾城，自以源家嫡流，故不應賴朝有自立之志。未果，其子德河四郎義季，次新田賴氏任參河守，次世良田次郎教氏，次世良田又次郎家時，次世良田孫次郎蒲義與新田義貞共有軍功。

義貞沒滿義避亂而居世良田次政義次親季次
右親次親氏號德翁經歷諸州以永亨元年到參
河國松平鄉鄉主太郎左衛門尉在原信重配長
女爲塔即稱親氏亦號松平太郎左衛門尉其子
泰親爲參河國眼代始築岩津壘又築岡崎城其
子信光運籌策遂取安城其子親忠創立大樹寺
明應二年十月參州寺部伊保舉母八草上野等
之城主三千人進發岩津親忠僅率一千人戰于
井田大勝之其子長親與今川氏親會戰其子信

忠讓安城於嫡男清康而閑居于大濱清康號世
良田次郎三郎自結髮揚勇名於諸州其令嗣
贈大納言廣忠卿即是 前大相國之皇考也恭
惟大相國之平生也攻城野戰之大功治國安
民之洪業一勞而萬人悅一揮而太平成舉世所
皆知也雖然 本朝異朝古今如此之盛事不可
不記焉蓋其編年則古史之法也吾儕二十年來
聞老臣黃耆之所談尋當時諸士之所記取實闕
疑撰其年譜可謂敬其德之一端乎嗚呼祖先之

出自皇胤世世智名勇功軍謀密策為將種之繁
榮邦家之規模也至乎大相國其威靈盛德爰
監爰臨明明赫赫與日月齊相輝孝子慈孫克
敬克勤繩繩綿綿與天地共悠久以所履情之闔
國永傳全持而本枝汎流皆於千萬年至於無窮
也盛哉大哉

正保三年四月十七日

大納言源朝臣義直敬書

神祇寶典序

代義直卿

夫本朝者神靈之所挺生而棲舍也故推稱神
國其寶號神器守其太寶則曰神皇其征伐則曰
神矢其所由行則曰神道昔神武帝之都于倭也
始祀天神建靈時于鳥見山崇神帝祭天照大神
笠縫邑祭倭大國魂大物主又祭群神定社地神
戶垂仁帝即位二十五年二月命五大夫祭天神
地祇三月移天照大神于伊勢國五十鈴川上以
崇焉自是以來歷代諸州所在社座叢祠甚多文

武帝御宇淡海公奉詔撰令而神祇在其中然後
大祀中祀小祀及太社小社位階勳等各有差醜
酬帝特蓋除滯祠凡定其有益于民而宜秩叙立
三千一百三十二座載之神祇式或其所遺漏謂
之式外所謂石清水吉田祇園北野八處御靈之
類猶可有焉延喜以後始立者亦可有焉長曆年
中勅以伊勢石清水為宗廟其餘為社稷且為諸
氏祖神欲使君臣存齊明盛服之禮致敬遠感格
之意乎周公之制禮設官也太宗伯職掌天神人

鬼地祇以佐王保邦國小宗伯掌建神位左宗廟
右社稷蓋聖人之尊神祇慎祭祀重人事也中華
既如是本朝亦宜然按式中有社名衆有神名
寡後世文獻不足則難以徵也况又自浮屠流傳
而後神佛相紛亂乎彼謂佛在初利天為本訖摩
耶胎出現於世為跡本迹雖異不思議一也因附
會之以佛為本以神為迹而本地垂迹之名暴起
矣剩有說曰以五大之神配五行之義且十二支
神在天為星不隔本朝異域而一切世界皆莫

不然也於是神之與佛猶如冰之與水果一也如
然則如何不有取異域之鬼類而亂本朝之英
靈哉惟夫本迹者浮屠之說也神書未嘗言之雖
然若以義而言之假令日神為本伊勢為迹譽田
帝為本八幡為迹大己貴神為本三輪為迹日本
武尊為本熱田為迹其餘皆可準知之非若浮屠
所說既失其名則失其德業神如不有靈乎吾常
憤之年久矣方今摠式其有神名者乃依舊為實
其無名者考諸日本記舊事紀古事紀續日本紀

古語拾遺姓氏錄案諸國史實錄舊記博士家集
并雜抄所援風土記等參諸中臣卜部之所說卜
祝隨役之所述每社緣起之所記鄉老村叟之所
語乃採其不可誣者就其社以認其神名而表之
殆數百千社庶幾本朝之神名正而後不為彼
鬼所紛雜也聖人為政以正名為先亦此意乎於
是始於宗廟次官中次京師次城別次畿內次諸
國七道二嶋而終之若乃雖或外神不為活祠則
附載每列之末特并神器圖共為十卷因號曰神

祇寶典鳴呼神意人心本是一理以器而言之劍
璽鏡也以道言之勇信知也璽鏡者文也劍者武
也是日神之所以授皇孫而累世帝王禪繼即位
之時所以取則者不在茲乎若擴充之雖堯舜禹
之咨命亦何不追尋之乎即是王道也儒道也聖
賢之道也易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是為
序

正保三年二月朔日

從二位行權大納言源朝臣義直

新刊本朝文粹序

日本書目錄載 本朝文粹十四卷明衡撰其所
纂則上自弘仁下至寬弘二百餘年代不乏人攬
其英華摭其精粹與夫姚鉉所編同其號而本朝
文物之隆盛與中華可以抗衡紀氏所謂詞人才
子慕風繼塵者豈唯延喜以前而已哉此集足可
以觀焉明衡之功於是居多按明衡姓藤原其履
歷者勘解由次官兼出雲太守也世所稱雲州往

來三卷亦其所作而便于通俗也延父帝初在春
宮時明衡與群僚共侍殿上賦歲晚倭歌有白髮
積雪之感慨其為宿儒老臣可以知之其歌詞載
在後拾遺集且其詩章數十篇編之於無題詩集
中然則文章云倭語云兼之者蓋此人也歟宜哉
其名與文粹俱傳于不朽不亦偉乎此集雖存然
或納于官庫或秘于家藏世罕見者故知者鮮矣
今洛人某搜索獲之新刻活字以貴洛紙之價既
而乞余為序辭而不允愈乞再三於是思之庶幾

使廣布於世而後未見之者見之未知之者知之
以可見下本朝文物之隆盛無愧中華况又由是
益進而上達則可知文外無道道外無文是為純
粹者乎遂書焉

寬永己巳仲冬下旬

岷峨集序呈惺窩先生

并詩

夫吾邦之通中華也官使乃置而不論浮屠氏之
遊為來人雖聚見於僧傳而至若遊蜀者蓋鮮矣

昔金剛三昧赴唐人蜀登峨眉而見石鑿之道士
千歲更如無人乎宋道隆來自成都所謂蜀地雲
高搏桑水馱者也其後踵而遊者其友梅雪村歟
世傳胡元欲問我邦之鼎而使劫梅為反間不從
胡怒欲刃之梅唱獨儻脫于電影春風之下於是
遂遷梅閩蜀其間或住翠微之寺或撐杖于王岷
之側或望蓬婆萬里之雪梅居中華凡二十年及
其歸也舟中誦南華一葉閱了隨裂一葉投弃于
海葉葉如之人恠問之答曰我既識焉故紙與鳥

既而達於我邦其前後黃席者信州白莘豐州
蔣山播有金華雍有西山有萬壽終于東山號寶
覺真空其在金華扁軒曰岷峨其法語詩文曰岷
峨集蓋示不忘蜀國之形勝也梅之後亦更無人
耶若彼茶在當時得遇梅則必問曰吾聞道士長
生者也再見夫石鑿之道士耶千古天常遠蜀地
雲高若于尺耶今復不能得而見之是可恨乎已
而思之向使之以韓愈之衣衣之退之之冠冠之
而及門于孔子則其心足以為儒者歟推其心以

加於此耳奈其不善變何吁不屈蒙古是爲義也
不畏白刃是爲勇也讀南華是爲強記也志遠遊
是爲尋師也終還我邦是爲思親也管幹數寺是
爲教授也然則吾邦可謂無儒者乎非獨梅而已
凡匹梅之徒皆然是可大恨而可惜焉雖然若其
衣冠環珮而無其心則梅之罪人歟所恨在此不
在彼今見岷峨集以懷其境思其人感其心何超
哉誠念梅不爲彼而爲此皆如是則其赴中華雖
古之大官使不能加也想係君之教養時之運籌

如何耳是最可惜而可歎乎惺窩公少時見此集
久之如忘又欲見之余携而呈之督爾電驛而一
紙矣翌日賜絕句一首興寄高遠最出衆作之上
譬如味外玄酒乃君子之贈而非小人之食庶幾
以之代祭雪村之靈之清酌庶羞歟靈若有知必
有感乎其心不易測也况余不可不謝乎於是謹
綴卑詞兩篇以獻之時公又命以小叙何爲其辭
哉因不揆精昧聊記其所傳聞云爾
聞說坤維萬里春今求遺稿欲吹塵岷江雪浪峨

眉月曾照翠微堂裏人
談論花開皮裏春
岷峨何處避芳塵
臘前梅葉畫
前易不待成都籀福人

元和四年戊午十二月日

神社考序

延喜式所載神名帳日本國中大小神社三千
百三十二座其外石清水吉田祇園北野魏式外
之神後朱雀院長曆三年秋八月定二十二社之

數每歲勅神祇官以奉幣帛祈年穀除禱災名之
曰祭先是每歲仲春四日遣幣使于群國至是其
國司奉詔各祭其國之神伊勢太神宮八幡宮謂
之宗廟賀茂松尾平野春日吉田大和龍田等謂
之社稷又禰神之祠謂之苗裔夫本朝者神國也
神武帝繼天建極已來相續相承皇緒不絕王道
惟弘是我天神之所授道也中世寢微佛氏乘隙
移彼西天之法變吾東域之俗王道既衰神道漸
廢而以其異端離我而難立故設左道之說曰伊

辨諾伊辨冊者梵語也曰神者大日也大日本國
故名曰日本國或其本地佛而垂跡神也大權同
塵故名曰權現結緣利物故曰菩薩時之王公太
入國之侯伯刺史信伏不悟遂至今神社佛寺混
雜而不疑平祝沙門同住而共居嗚呼神在而如
于神如爲神其奈何哉雖然猶幸有日本書紀延
喜式等之諸書而可以辯疑是亦讀書知理之人
可少覺也非爲庸人而言之夫沙門之不得入伊
勢伊勢賀茂之有忌詞內侍所不獻僧尼贈物故

達帝之不信佛法尾輿錄子之不拜佛像是猶上
古之遺風餘烈也今我窺諸書將修神事惜哉舊
記古史之燼于入鹿之亂也其後世雖不乏史筆
或秘在官庫或漫爲蠹魚僅存千一于今時亦只
脫簡殘編其燹之餘耳昔太史公之修史記也上
自黃帝下及天漢殆三千歲一百三十卷之中楚
漢居于大半今我於神社考尋遺篇訪耆老伺緣
起而證之舊事紀古事記日本紀續日本紀延喜
式風土記鈔古語拾遺文粹神皇正統記公事根

源等之諸書以表出之其間又有關於浮屠者則
一字低書而附之以令見者不惑也且又議以已
意并書而附上卷記二十二社中卷記諸社之有
名者下卷記靈異方術之事合為三卷庶幾世人
之崇我神而排彼佛也然則國家復上古之淳直
民俗致內外之清淨不亦可乎

又

朝廷所立崇之二十有二社則上卷吾既載今又
中卷所記自熊野至下照姬比賣語實神代卷所

在也故先之自吉備至衣通姬至津嶋人皇紀所
在也故次之議通宇治與王津嶋為倭歌神也故
附之自葛木至伯耆大山聚山類也故列之賀春
赤山新羅澄仁珍之所託也故贅之自率川三枝
祭至中山年中行事之神也故出之疫神請雨者
除疾養民也故祝以載之藤森者以修日本紀故
表而終之今吾神社考亦不有日本紀不可為乎
於乎微舍人親王吾其何以徵之矣

徒然草序

有客謂予曰凡稱物語草子以行于世者多出自婦人女子之手故有嗻啞嘒呢之語無教誨訓誡之法唯見浴容粉粧之態未聞丈夫雄豪之風且或煩諸繁冗失諸嘈雜或流於鄙俗淫於虛誕往徃皆然獨有紀氏古今倭歌集序及土佐日記而已此與婦人兒女之口誠異日之談也繼紀氏而後作者雖不遠然其唯兼好耶曰俞余時偶見徒然草於是乎取其言以書之

日本考序

關

先生標出日本事跡見於中幸歷代史并詩文小說者以為四卷雁丁酉之災序亦無副藁

朝鮮考序 關

先生標出日本事蹟見東國通鑑東文選等者且倭韓詩文書簡贈答者併記為一卷雁丁酉之災序亦無副稿

伊達氏家譜序

代陸奥守忠宗

夫不知我祖則不仁也誤他氏以爲我祖則不智也原我祖之所邈則出自遠古天兒屋根神而後神武帝創業之時神孫天種子命爲之輔佐天智帝治世之年天種子之昆孫大織冠鎌足爲之內臣專執朝政始賜藤原朝臣姓其八世中納言山蔭是我祖之所由繫也山蔭生於天長仕於累朝沒於仁和自茲至於二十六世先考中納言前陸奥守政宗的的相續綿綿而存誠是知我祖之所

出而不誤他祖者也故先考堂校舊譜以修於系圖一軸以爲家藏方今有鈞命使列國主及群士各獻其家譜大田備中守資宗奉之民部卿法印道春副焉余亦聞其命降於是繕寫家藏之舊本且補其所不足以先考之行業與余之世家而附之庶幾齊家治國本枝百世之永傳無窮也寬永十八年辛巳其月某日從四位下右近衛少將兼陸奥守藤原朝臣忠宗序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目錄

序中

見花延年序 并詩 寄宗礪序 并詩

送五十川了庵序 并詩

送武田道安序 久志本家譜序

寄伊勢兵部序 并詩 謎癡序

信長記序 兵法傳授序

相刀目錄序 相刀抄序

鐵炮書序二篇 黑澤氏馬書序

驪黃物色圖序

近代軍談序

百椿圖序

序中

羅山林夫其文集卷四十八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序中

見花延年序

并詩中 慶長年中 弱冠之作

今茲春三月頌遊雅伯開詩歌之瓊筵以聖花招切礎之玉友而酌霞黃鶯誦句矚於千里之紅白鶴祝齡巢于百尺之翠對此良辰誰無佳作予非營營之附騏尾得逢濛濛之登龍門夫伏以倭歌者此方之風也詩者彼方之風也然而共備六義互分其法體其來久矣哉遠古之事迹我不可

得而言也且夫歌而倭者詩而唐者其性近而其
習遠其詞異而其意同昔卜商序周詩曰詩者志
之所之也論其志之所之者則倭歌與唐詩何去
毫髮之間哉唐詩與倭歌豈隔葭莩之薄哉誠是
倭漢相共朗詠者乎孔仲尼曰文主既沒文不在
茲乎紀貫之曰歌仙既沒歌不在茲乎是則予所
謂詞異而意同者其斯之謂歟烏乎鍾索來辟之
一笑當此之時何可默而止邪故不揆樗昧聊作
序以冠之於野詩之上其詩曰

庭裏山櫻帶雨開春遊吟賞尤霞盃蟠桃宴罷因
王返若有斯花必再來

寄宗礪序

并詩 慶長十七年

宗礪叟者余之二七年前之忘年也其開環堵而
教授咕嚕則負笈抱書者多滿門戶其遊慧峰而
唸禪林之風月則彼之菜氣肚腸此之饅頭肝臟
殆非質長老兒和尚之所及也其參龍寶而探
苑之梅花則前之椰子身體後之玉帶病膏蓋亦

太呆子唾半僧之所愧乎孰謂秦無人哉可謂世
無倫矣一旦承肥州刺史之盼睐比年有紫陽之
行裝當是之時余在東府西海雲遠士峰雪高彼
此無消息燕雁相乖違而馬牛不及眉毛不接只
遐想者久矣昊天不弔人之丕淑忽遇刺史之不
祿而鬱悒怏怏靡旃彈節遂旋洛昔穉生早去不
受楚市之錡千載之下以爲羨談叟知此耶非耶
凡爲人子者不改父道此所以孟莊子之孝被稱
于聖門而今之嗣主其難矣哉嗟不承乎權輿自

舌而然不其然乎今茲余亦賜告以奉晨昏於即
罷其先嘗藥之暇日解太學句讀於尚藥局宗伯
之第依其請也時適與叟邂逅握手而道舊故其
歡可知矣既而數次相會請見刺史挽詞叟不辭
遂出其說詞及言懷者共二篇以被示焉或叙刺
史戰功政刑之行事或述叟之去就進退之旨趣
於是知刺史待遇之厚而叟悼思之深也刺史之
靈若在知則豈有感於斯文嗚呼叟今失攀附而
中心頗有無聊之色由茲見于詩詞者取於第紫

夜之譬以爲榮辱悲歡之朝暮然其卒歸諸不昧
因果則叟乎素之所守又可以觀焉余之所告只
是勲業拋鏡行藏倚樓而已楚鳳遼來聊獻強醜
此又余之故態也不識叟謂何耶漫和嚴韻者一
首其挽詞茲不和云

用捨行藏是格言虎威雖假未爲尊藤崎寺舊風
霜迹筑紫城高府主恩濁世交朋紅醴熟浮雲變
化白衣翻別來欲喚寒梅去夢繞黃昏月下村

壬子仲冬下旬

送五十川了庵序

并詩了庵宗知一
名春昌後段春意

夫醫雖一技而仁術之所寓也炎黃帝而鑿也禹
湯王而醫也伊呂相而醫也雖其有大小淺深之
差而至其活此人民其揆一也故前乎數千年之
上而不能不有焉後乎數千年之下而亦不能不
有焉非啻前後乎數千年之上下而不能不有焉
自有天地生民以來亦不能不有焉乃至其理則
終始天地亦不能不有焉是故聖人作爲活此人

民之術其術多端醫亦居其一故曰醫仁術也豈
惟療疾而已哉修身齊家治國以至明明德於天
下亦皆莫不由斯術也故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
霸假之若假仁術之名無仁術之實則性之身之
者之罪人也可不懼乎余之友了庵宗知三折臂
者有年矣今茲之夏以中鳴羽林之招將赴信州
其必活信之人民者是豈非仁術哉於是余不幸
其無友而幸其有活人也昔和之往晉也趙孟知
其為良鵲之過魏也天下盡以為能生死人由此

二子之名益彰今宗知之赴信亦其沮然蓋名實
相稱也於是余雖患其無友而祝其有行也活人
以藥與仁無以異也亦猶如殺入以刃與政無以
異也矣是故能以仁術治國家乎何有嗚呼作矢
者欲傷於人鬻偏者欲繁於刑醫之為術反是先
王列諸天官良有以哉故曰醫仁術也其唯如此
而已矣乎故古之帝主相輔之醫及國家之事復
又不敢矣唯嘉其術之近仁之方而為序并詩以
送之

五朝出洛事東遊朋友爭禁離別愁想像信陽風

景羨鵝湖山下稻梁秋

何圖有別離相望是天涯為述錢行意堪慚綴惡

詩慶長某年仲夏晦

送武田道安序元和四年作

人唯知醫術之至自中華而不知吾那本有之

也不翅吾那有之而已入之心亦各固有之醫

豈外求哉雖然不參諸中華名醫之方書而後得

諸我意則亦何以徵焉宜哉鑿之克艱也原夫遠

古之靈神之經營我邦也大已貴神少彥名神

為黎民蒼生則制其療疾之方禽獸昆蟲則定其

禁厭之法於是乎兆民賴之厥後或入大倭三諸

之山或到紀伊熊野之碓嗚呼二神先炎黃之世

幾億萬年然此理昭晰誰敢誣哉鹿藿豆苗雀食

艾葉彼不曾看本草而諳藥性物既如然然况人

乎然况靈神乎故屠斷白人蟲妖畜斃盡毒之罪

者太祝詞之所被也降逮于人世而三韓為我西

蕃隋唐時時聘問允恭之朝新羅良醫來療王趾

欽明之時百濟博士入侍藥局推古之馭寓則觀
勤貢自百濟慧日福因投化自唐國爾來彼來而
爲我博士我往而于彼留學靈龜養老之際典藥
諸生業未成者疾不得任醫官其或優學醫卜者
乃加賞賜若又誤合御藥不如本方者有罪焉律
法之所該載也聖武帝以復小角之弟子韓廣足
爲大醫令又詔唐僧鑒真以辨正諸藥之真偽清
和帝擢待醫之善者聽半昇殿蓋用其人之不苟
也如此乎且延喜尚藥署之式稱凡讀太素經限

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十日小品三百十日
明堂二百日難經六十日其賞賜博士得業生針
醫及諸國醫師各有差由是觀之上而教育人才
如此下而勤精術業亦如此故出雲廣貞深江輔
仁共擅著述之美於當時和氣時雨丹波康賴各
爭技藝之名于吾家重雅者握鉞而刺藤相府之
妖瓜俊通雅忠者着袍而陪永承帝之御簾是豈
后世之所能及哉自王室亂而武人執國命教化
與風俗俱萎恭方伎共入物齊衰廢而況於道德

文章乎不亦肝乎方今闔國有世醫焉有福醫焉
有庸醫焉虛構聲稱多納金帛唯特名價無習箕
裘其所欲則銜術售藥而已設有新學而知其意
者然未名稱末三世則人以爲始習而不信用遂
委于庸醫是陶貞白之所以爲憂也故無扁鵲之
工巧而有李醜之媚忌其不殺人亦難矣哉奚啻
此而已哉凡百所爲事事皆然然太暑之極者至
陰之復也祁寒之極者正陽之復也易曰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通而久者其人心之所同然乎人

心之靈何有古今乎故學醫而能得其心則歷代
名醫之禁方者泄我方寸之秘者乎大已貴少賤
名二神者動我精魂之靈者乎三諸之山熊野之
礪者安我神明之舍者乎蒼生禽獸者同我生生
不息之妙者乎邦國之經營者奠我天地之位者
乎億萬年于炎黃之先者合我東西前後之符節
者乎嗚呼自儒而知醫醫豈外求哉醫者道安遇
余於東武適舊故者數矣頃赴封君諸官之招而
發藥多有效聲名藉甚下日從容語余曰安也久

在紀州濱於南海風土不好多成疾病今也此地亦相若矣無山無石雜草滿野散漫汚穢之土鹵汗壅滯之水時候不齊寒煖無恒天作淫雨風揚埽埃海霧冥冥濕蒸鬱鬱其觸人也如何不發疾哉此猶如中華有嶺南多瘴江湖多氣耶且夫古人依山而為城者擇攸也非唯欲在險而已今列國以便轉漕故多依海濱僻地而居此見利不懼病也余聞而然之且告曰夫吾邦居大瀛之東環以毛人萬嶋其間朝暾晨霞之所光耀晴濶煖溽

之所蕩灑高山名川之所滋育奇雲英風之所發揚鍾其秀出俊逸之氣徃徃類銳圭角之輩世不乏人或清明篤實入于儒門或落魄不羈遊于方外雖中莖不多讓也况餘域乎其氣之盛大如此故又一變為猛烈粗暴之邪惡或為札瘥夭折之疾病其欲救濟之而須更不可無醫藥也是彼二神之所以垂惠於后世也予久在南紀必知夫少彥名之到熊野乎熊野不在熊野又不在紀州而在少彥名之所到乎我願與子從之共遊而徜徉

乎既而曰醫及國家乎今以何藥乎其當路者嗜以利而嗜以殺其甘如飴淫佚之蠱宴安之醜毒曰陳干前為痞為癰反覆沈溺大漸彌留而國家之廢疾一方之盲聾殆不可救也焉知他日有朱子之太兼氣湯而為之拔本塞源以為一大快意乎哉遂書以送之

戊午五月日實人干謝門有書贈不識其姓名
附錄其表出於卷之末於其時論論其言之大快也
文選久志本家譜序 寬永十六年作

久志本式部少輔常尹者官醫也謂余曰常尹遠祖出自天叢雲命是天孫陪侍之神也其八世曰乙若子命為伊勢大神主累世掌其職其末裔石部季光當寬仁之比改石部賜度會姓其曾孫常任以除禁忌之藥為神宮之醫始號久志本以度會郡有久志本故也子孫相續為神職進位階且事醫術能救民命不墜家聲瓜瓞綿綿至於常尹慶長年中初授位元和元年季夏奉拜八平台德院殿之伏見城・東照大權現于二條城六

年春拜大君幕下寬永六年蒙台德院殿之命往赴與之會津療加藤左典厩疾病八年冬依台命奉待于台德院殿之弗豫獻御藥稱覺微快諸侯聞而賀之十三年奉幕下之旨到薩州問嶋津黃門之恙藥治有驗而還其往來于武州勢州之間有年矣頃召為侍醫屢蒙眷遇賜度會郡之磯里以為采地可謂錦榮也會僧正天海嬰病人皆謂太耄之嗟諸醫受鈞命往診之常尹特執其匙漸得平復平生之醫案不少不盡述焉

可謂有神助也余聞之以為其效可觀焉耶惟夫禁厭療病之方始於神世蠱毒之袪禊見于祝詞然則聖本朝之醫術久矣哉醫貴三世而况累世乎况又兼考中華之方書乎常尹彌揚家風遺其芳于後代者乎

寄伊勢兵部序

其詩寬永五年作

伊勢兵部侍郎仕薩州賢牧聲名藉甚常欲開儒門於武門者有日矣往歲與余辭若于東武或聯

句於石鼎或通使於詩筭既而就余聽講書經蓋其所以請余則不拘漢唐之記誦只慕朱蔡之集傳良有以哉夫書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心本無迹不可得而見也心本無聲不可得而聞也雖然有思于中則形于外故曰書心書也學者勿論形似可也若由其傳尋其經由其經知其理則聖人之言亦可以聞聖人之心亦可以見歟今人之心亦是古人心也勤而不止其明白何啻如丹青哉頃賢牧自本州來東武拜謁 大州

可謂朝聘以時矣於是侍郎以官事毋監故不遑聽書至阜陶謨而閱之余亦以公務故負往還之約者若于日而復不忘於懷今侍郎作絕句一章并叙見寄之開而見則思講古之殘課述契濶之丁寧其情溢於言外不亦敦厚乎庶幾武門有儒哉言之不足譬而有餘因次其韻以酬焉
千古典謨知者稀仁心義膽共相依床書吹落讀殘處環堵蕭然風雨扉

謎癖序

十八歲作

夫謎者何，隱言也。其道費而隱易，稱深，願索隱中。庸曰：莫見於隱，故隱之時義大矣哉。謎者蓋不知與於何世。昔者宋朝陳亞少卿與蔡襄君謨為惡，襄之戲少卿又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咂且要无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諧謔之詞，然亦有深意。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蜺，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

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予欲作此序，得之於事文類聚別集，閱而見之，樽樽坎坎，然喜而不寐矣。夫惟作謎者，其以太阜計為本，見知而求時，夜見彈而思鴉炙者乎？世人未知其翰音司晨，繳在中之鳥解謎者，其以先知幾為基。春疇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香者乎？世人不識其桑蚕成，蠶疑麥先秋，以是說解之者，鮮久矣。至如方朔推篋中之棗，莫射孟下之蚶蜊，漢武稱其潛簪，及若楊脩識碑上之壘白，曉軍中之雞肋，魏武羨其有智，二子之

義當矣。若夫死社不解，翹翳之度，辭楚子，漬之且夫董阜不悟，書布之，呂字，王允討之，二子之義不當矣。此即在得之與不得之而已，豈可不勤哉！乃者有客不知，何許之人也，亦不詳其姓字，自號曰宗鐵居士，居洛陽，已有年矣。其為人，也天質自然，不事容飾，而兼姿，自言少時美，須髯，錐綠，坡之竹垂田之苗，尚不足長也。異人之顯世也。蓋皎皎乎飄飄乎，有出塵之態，拔俗之表乎。與予相訪問，鐵翁作謎百句，自編輯之名曰酸物圖，酸物圖者未

之詳也。日本譚浪笑，教兒戲之大也。未有嘗盛於是也矣。其為詞也，清明而風流，其為意也，玄妙而遠幽。非早計者，以不知其所由，非見幾者，亦未知其所謀。古者伯翳綜聲於語，烏菟廬辯音於鳴牛。翁偉知兩馬之蹇駝，龜年聞二雀之唧啾。雖若人之傳於謎，聞之聾耳於謎，問之掉頭翁之於謎，造次弗離，顛沛匪虧，誠天下之无雙古今之絕奇也。或難問翁則一一辯析矣。世間嗜好有偏，惑皆謂之癖。杜預有左傳癖，陸羽有茶經癖，其餘又幾多。

人乎請名之曰謎癡意者是則天刑之謂乎翁優
游天下之各山漸入日東之佳境視其風俗見其
形勢通其方言知其事物晚歲研覃之功已成故
如視於未形聽於無聲古之所謂神屠不見全牛
之比乎於是作此謎矣語雖用倭而意在於支竺
日之三國是其難解之効而予嚮所謂道費而隱
是也張子厚曰戲言出於思也斯言有不誣焉故
作序庶幾乎後之君子補而正之云爾

慶長第五上章因敦年如月中旬日

信長記序

昔舍人皇子繼繩大臣真道朝臣修日本書記上
即邃古下逮桓武厥後續而實錄者縣縣焉國家
之治亂君臣之得失其迹所閱其功不鮮雖謂吾
邦史漢不多讓也自從王綱不振世道么麼而文
章與時隆汙嗚呼降而至若保元平治源平盛衰
兼久兵亂太平明德應仁等諸記蕪蔓鹵莽猥碎
鄙野誠雖不足云而唯取其通俗演義俟大人君

子之刪正者是又不可棄歟頃者信長記出焉信
長織田氏一旦崛起驅輕黠烏合之衆而并吞數
州所謂亂世之雄也今記其始末鑒其興亡故名
曰信長記甫庵道喜掌校修而鏤于板板成徵余
序而不止余以為通其國俗按其事蹟則必雖不
拘于文章而未嘗無補于世教與上之諸記殆可
抗衡然則甫庵之功豈末哉余嘉其志之不已且
係宅白國史氏之揀採云爾

慶長辛亥冬十二月

夫兵法傳授序

岡田太即右衛門請
芝寬永十三年作

兵術之接受古今有所由也延喜帝御宇從三位
中納言大江朝臣維時有所傳而子孫相承相教
所謂式部大輔重光式部大輔匡衡式部大輔舉
周信濃守成衡權中納言大宰師匡房世世以為
家傳匡房者為延久承保寬治三朝侍讀此時陸
奧守源義家就匡房而學之遂相俱登鳩嶺受其
秘術大振武名遂平夷狄其法垂于後世學習者

秘而不洩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方今感
尋師之志依稽古之勞此術之秘訣口授不遺其
一悉皆傳授焉他日有同志嗜好如足下之於余
者復宜以盟約被相授之古云有其備者易其具
然則有志之士何可忘武備乎

相刀目錄序

代加加爪民部少
輔元和五年作

夫刀劍之在於中華置而不論本朝之昔神世
有數種之靈劍及于今代分劍作刀國國之良冶

家家之名刀古今不乏其物矣其名遠傳稱于中
華故歐陽公唐荆川等賦日本刀歌以讚之而况
於本朝乎上自王公下至士庶人雖寶之然善
相刀者鮮矣或鐵有生熟有鋼棗有鍊不鍊或冶
有新舊有巧拙有所出處或刀有精神有鈍氣或
有陽文陰縵或有打造真偽有半真半假或有理
土有罹火災有隱瑕疵或有火化水淬之異或有
肥瘦脩短之殊或有鋒鏘脊肌之不同或心有正
質銘有刻誌其惟不得薛燭張雷之輩而俱見之

則不易識也故相之有三等蓋視之而罕見焉觀之而加詳焉察之而益詳明焉則刀焉屢哉是其所傳習也嗚呼屢幾有志之士能使知人之眼如相刀之見則其善惡亦不可掩也而天子必得天子之劍諸侯必得諸侯之劍庶人必得防身之具歟不可不察也近世善相刀者本阿彌一顧增價雖賀氏之鼎食不多讓也傳之三好氏三好氏傳之細川幽齋幽齋傳之健部氏健部氏傳之余余游於此技既有年矣欲窮千里且更上一層樓切

倣備自以記之云爾

相刀抄序

寬永十三年作

木屋光保讀余曰俗傳稱文武帝王太寶年中召和列宇多郡天國摸造寶劍納之熱田宮乎城帝太同年中豐前國宇佐宮沙門神息有心匠分利劍以為乃自是以來諸州置鑄匠焉後鳥羽院朝廷掄其良者勝日代者所謂鑲切乙丸櫻丸之屬是御劍之號也時有洛陽人澤田國弘者善巧發掘

故磨礪御劍焉後小松院時宇都宮三河前司能
相刀劍辯新舊撰真偽觀好惡察利鈍劍云我朝
之雷煥也著書五卷以述其事國弘八代孫助安
在尾刈就前司學其術先是世爲磨工至助安兼
得識鑒於是表其樞要著書二卷以泄其秘助安
个世胤常堪分正氣火氣之品復著書而教之于
其子常長是爲家傳常長者乃是光保父也願乞
一語爲之證焉余曰夫利器之所起則黃帝始造
刀蚩尤始作劍及周世桃氏爲劍其制有長短有

上中下具有于將越有歐冶趙有徐夫人其餘良
冶不少至于識鑒者則秦之薛燭楚之風胡子晉
之呂慶雷煥梁之陶弘景皆是善相刀劍者也中
華事姑舍是本朝之古天目一箇神初作乃素
蓋鳥尊拔十握劍斬八歧蚺割其尾得天叢雲劍
印本武尊東征時改號草薙劍所謂寶劍是也其
外靈劍猶多至於崇神天皇御宇畏寶劍之神威
使天目一箇神之苗裔改造劍是鍛土之權輿乎
爾來學爲裘者世世不絕其磨者識鑒者亦然矣

今光保所云則其事之有無雖未可知也而由迹觀之其理復可知歟匣中三尺水可以斬龍又上十年霜尤堪吹毛望其尖銳則雙峯高倚天見其清彩則長蒲新出水或知雌雄鳴而握醜人手或見陰陽紋不逃風胡之眼今光保益揚家聲不亦可乎昔孫陽顧馬價增十倍荷頓韉王遂為至寶善相刀劍亦復如此郅氏酒削而鼎食可不思乎若夫朝廷之寶劍與周之赤刀漢之斬白蛇劍之類乃帝者之事而天下國家之守也存而不論

遂為之叙

鐵炮書序

應紀伊大納言之
未寬永十一年作

兵器之有利者莫如鐵炮中華謂之鳥銃銃者蓋鐵筒也歟其準可以射墜飛鳥故得此名古無此器後世有之其制有小大有短長所謂六合銃子母銃百子銃車砲梢砲火砲雷砲虎砲狼牙砲旋風砲流星砲無敵神飛砲火藥筒大狼機之屬不為不多皆是鳥銃之號也我朝近代為此術者

校長短計廣狹辯曲直大概見照星以爲準是其法也學之者亦皆然矣而今其以火藥之勞氣與鉛子之輕重相共比合隨其理任其勞而發之則所志無不中所至無不洞可謂得之心應之手也不拘長短不議廣狹不論曲直而有如是妙術則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自非火門機熟藥鉛力應豈能至于茲哉夫物理之涉於形名度數者可言也出於形名度數之表者難言也縱難言而智可以傳也古賢取譬則射之至者力

也其中者巧也非力也巧也者智也今於鳥銃亦如是乎其巧力兼全而後能用之則攻而有餘守而彌堅以爲軍之利器不亦大乎於是書

又井上外記
正繼求之

夫鐵炮者軍用之大器也近代自多禮鳴輪貢其後奮船載來者亦有之其製有小大有長短有輕重防敵於數百步之外其功居多一旦我國民持之到浙東遂流傳於中華改名曰火炮曰鳥銃其重千斤餘者曰無敵神飛砲或載之巨船或置之

大率其長二尺重三十六斤者形如虎踞謂之虎
蹲砲一砲毋發百鉛子故又謂之百子銃可以列
于城樓其長九尺餘七尺餘乃至一尺餘者皆謂
之佛狼機如此之類猶多雖然其技未如我朝多
妙手也頃年井上氏正繼長于此術運巧呈奇製
樣有機非尋常之所能及也用之攻城則無不破
拔用之野戰則折衝且禦遠用之水戰則雖蒙衝
輕觸觸之中之者或瓦解而碎或覆溺而沒誠是
大器之殊有利者也况又其中有巨銃爆發鉛子

重可二十斤者乎正繼之奇巧不亦可乎其術之
秘世罕知之事以聞 太君幕下甚嘉之乃有命
益令造其模可謂治不忘亂也兵之大威唯在軍
用故短衝扶脊之具者黃帝之所以敗蚩尤也震
駭電車霆擊天棊天鉞天船等之巧手有之者武
王太公之所以撥亂而致治也若非周世之全盛
何有此軍用哉曾聞 我朝昔初製大弩以為武
備蓋是神功應神靜謐之所致也方今正繼之初
作如此之利器也亦是太平之餘標乎且其為書

也。疇圖有說，當此治平之世，此器初出，此書甫就，器可以納于武庫，書可以入于秘府，豈不至於不朽哉？正繼請記其事，而不已。余聞其所言，不能峻拒，遂書。

正保二年乙酉正月仲浣

黑澤氏馬書序

寬永十六年作

夫中華之馬書，雖托始於黃帝，而未詳。蓋其乘之而引重，致遠以利天下久矣。周官列獸醫，則有療

方伯樂顧之九方，舉觀之則有相術。造父揚鞭，王良執靶，則有馭法。故於六藝，馭居其一，不可不學焉。况於太司馬之職，掌天下之兵，乎國之大事，在軍旅，軍旅以馬為大，故立司馬之號。然則馬之為用，豈不大哉？本朝亦然，是以養之相之，馭之之法，世不乏人。方今平姓黑澤氏定幸，及弟弘忠雅嗜此業，而傳弓冶，古今之馬經安驥等之類，涉獵有日，雖他書有涉于馬者，亦兼閱焉。乃拔諸書之萃，表家傳之學，以作一書，將行于世，所謂療方相

說乃備畫土設之以色而貌馬師皇于軻初欲除
馬醜也一旦閱之則神駿踴躍宛然生活或其勢
駢駢駢駢或四蹄深穩不驚或揚駿掀尾或馴擾
調良或與龍為友或志氣千里或國馬也或超軼
絕塵天下馬也至若其骨相之多品則不能盡言
也恰如臨汧渭之水似過冀北之野焉不可知非
子為之欲牧孫陽為之屢顧乎傳曰宗廟齊毫田
獵齊足軍旅齊力若今使見之者能知齊其毫則
齊足齊力亦在其中乎余壯歲遊事駿府定幸

纔留完奉 命齋療馬集來就余問字至公殆二
十餘年其永好之交如此故依其請以書諸軻端
嗚呼今我馬齒加長矣此畫新農而壯矣如蘇子
作詩吾豈敢哉若夫馬為軍用余嘗彼馬書序言
之矣肆唯言毛色氣勢而已

正保四年丁亥十一月中浣

近代軍談序

平岩彌右衛門求之
法眼正意為紹介

中蔡軍書車載斗量其中有兵律謂法制也有兵

覽謂古今戰蹟也。有兵古謂天時陰陽也。三者不可闕其一也。雖然知古知今知彼知己者在兵。賢乎百將。傳將鑿傳議亦由此而已。尾陽君家臣平岩氏元重以本朝近世軍旅話說之顯著。若子條而記之。其意蓋乘機為主。擊不意為要。惟此二者所以必勝也。其自警自勵之志可以見焉。中華覽古者置而不論。本朝義經攻一谷渡八嶋大破平族。則是非擊不意乎。義貞涉入脚戰。分陪速陷鎌倉。則是非乘機乎。太公孫吳之遺法誠不可

易也。今元重所慕復可以嘉焉。法眼杏庵其同條也。告余曰。元重者三河國產也。祖某仕源大君。屢有戰功焉。考其從小田原之役。元重從大坂之役。皆有功焉。然則此軍話與家譜共垂於無窮者耶。於是乎書。寬永十三年

百椿圖序

寬永十二年作

夫椿之有_レ名也。稱于莊子。載於本草。倭名謂之都_レ邊_レ或_レ疏_レ海石_レ榴_レ。本朝先輩賦白椿云。靈根保壽。

託南華花發金仙王府家素負宛糝水畫面不隨
紅豔作山茶山茶花有數種或花簇如珠或青蒂
或粉紅或淡白所謂寶珠茶花海右榴茶花踰
茶花一檢紅千葉紅千葉白之類不可勝數也椿
花亦然倭歌家有王椿有白王椿有紅椿有青椿
有濱椿有山椿兵部少輔大伴家持撰八峯之椿
發其花於詞林其後謫人讎士歷代吟賞焉故吳
紫宸則鏡山之王椿明照四海之天祝綠洞則姑
射之靈椿永待千世之春巨勢春野之霞色見之

不能音羽山岩之雲根生而有常以之敬神則勞
州有椿宮社以之勸學則宋帝比木有椿誠是木
部之大年花中之巨麗者也頃歲椿花衆品佳色
不一乃知太平之時萬物蕃多矣况又大椿兩小
千之春秋以祝遠大乎松乎伊賀太守源忠晴尤
愛此花雖然夙夜公務不遑築塢灌花於是取諸
方所有品色及有其名者一百種圖其形樣以為
怡目之慰丹青煥發四時不槿與一歲一枯榮者
不異同日而語也葦間山陰韋氏之百梅勢李張

氏之百菊播名于中華未聞百椿之美至于如此
也可謂太平之勝事好文之嘉徵也太守之用意
誰不歎羨乎或人曰繡花者不能繪其香曰然有
說于此綠苔青草惟是德馨而今况於椿花乎嗚
呼色也香也念茲在茲可不勤哉遂書以應其請
焉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目錄

序下

春秋劈頭論序

性理字義諺解序

六義考序 闕

渾天儀考序 闕

道統小傳序

詩聯句序

袖裏唐絕序

五山文編序

比玉選序

脈訣刊誤序

經驗影響錄序

群方類藁序

痘疹分類序

外科萬粹類編序

春雨抄序

象戲圖式序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序下
 春秋辨頭論序
 春秋春王正月異論紛紛左傳王周正月杜氏曰
 言周以別夏殷然不釋春公羊傳春者歲之始也
 何氏曰斗指東方為春然不釋正月唐孔穎達楊
 士勛為之疏沿襲久矣宋儒元儒或曰改月不改
 時或曰改正朔不改時月或曰時月皆改獨九峯
 蔡氏作書集傳曰周書之時月皆建寅也至於太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序下

春秋辨頭論序

春秋春王正月異論紛紛左傳王周正月杜氏曰
 言周以別夏殷然不釋春公羊傳春者歲之始也
 何氏曰斗指東方為春然不釋正月唐孔穎達楊
 士勛為之疏沿襲久矣宋儒元儒或曰改月不改
 時或曰改正朔不改時月或曰時月皆改獨九峯
 蔡氏作書集傳曰周書之時月皆建寅也至於太

明柯尚遷周洪謨汪必東朱公節等皆云用夏之時王守仁唐順之王錫爵王世貞袁仁莊淦凌維隆等皆云從周之令其衆說共引經史諸傳以爲證據讀者未知歸一今聚衆說批註疏共爲一秩且爲圖并論以備遺忘復訓子姪因號曰春秋劈頭論說仲尼曰吾志在春秋後之同志者隨見隨考而補書之則庶乎可也

寬永七年庚午仲秋下浣

巖山林衣主文興卷第五十

性理字義諺解序

此諺解應加賀羽林光高之求而作也

性理字義諺解出焉或曰訓詁之學記誦之習非鉅儒之所貴也故古人有言章句之徒破碎大道其甚者至于以康成爲支離以晦翁爲影響况諺解乎答曰嗚呼是誰私言哉只恐馳厖躡高等而無實此余公言之秋也夫聖賢之心見於言其言見於書若不知字義何以明之故雖聖賢未嘗廢之請枚舉而示之世稱釋詁謚法解周公所爲也吾夫子贊易則曰乾健坤順震動巽入也之類皆

是直言也所謂正訓也又謂之直訓其對季康子
則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夏曰斬者
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曾子曰瑟僂者恂慄也赫
喧者威儀也子思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孟子曰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泮水者洪水也記
禮者亦然故檀弓云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毋
得見也王制云刑者侗也侗者成也一成而不可
變其者云者即是之謂也孟子曰泄泄猶沓沓也
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其猶云者是如此也無正

訓故借彼以明此舉今以解古也孟子曰征之爲
言正也祭統云齊之爲言齊也射義云射之爲言
繹也或曰舍也其爲言云者謂其說如此也若斯
之類猶不少矣夫子作春秋寓其心于筆削左公
穀傳授久矣若不知字義何以曉筆削之心乎不
知字法何以辯一字之謹嚴乎又止戈曰武反正
曰乏蟲皿曰蠱及六書象刑假借之屬始舍是由
斯觀之不識字義則難讀聖賢之書不讀其書則
難知其言不知其言則何以得聖賢之心哉漢儒

善說經者也。微箋注則初學庸詎知字義其有支離不圓備乃見者之弊也。晦翁集諸儒之大成者也。微章句則諸生庸詎知經旨其認影響爲形聲也。乃後學之弊也是以余讀性理字義應人之求之而借常談假方言加以國字爲之諺解蓋欲使人讀之易曉也。且此書所稱性命道德仁義誠敬無極太極陰陽鬼神之字義談何容易。廢幾自淺至深自卑外高實有等級由此而進讀聖人之書求聖人之心其可也。繪人者不能繪心雖然書心畫

也。寫其難繪之心者書也。然則聖人之心豈外求哉。是晦翁北溪相授受之意歟。如汝之所問其蔽必至廢學殆不免。夫子患夫佞者之責曰禹稷皋陶讀何書歟而況字義乎。曰唐虞之際若不讀書則卦爻典謨何自傳哉。禹稷之徒不可謂不讀書且不見夫周禮乎太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然則周公之時墳典索丘猶存焉。至孔子之所述黜陟用捨裁自聖心後世奉其教取其法故曰六經折衷於孔子是以讀之者豈廢字義哉。曰若是其讀之

之法如何曰橫看豎看左右逢源分見合見始終貫通竟歸一理總是渾然書與我不二者可謂善讀豈翅此書而已哉讀他經亦然問者曰唯於是乎序

六義考序

先生嘗採輯毛詩周禮以下先儒說解六義之旨且附唐宋以下詩以為十卷雁丁酉之災序亦無副稿

渾天儀考序

先生嘗輯諸儒說解渾天儀雁丁酉之災序亦無副稿

道統小傳序

道統傳圖吾嘗附翼之係之以詞而原夫聖賢事蹟則五帝本於易大傳三代君臣據於詩書禮春秋等仲尼及弟子考于論孟太史公之記周子程子以下取諸宋史言行錄伊洛淵源錄許衡薛瑄以下取諸元史大明理學之書皆是事實也今此

田信成少年有好事之志勞搜索拾事蹟可以嘉焉若尚由嚮所承摺乃可乎乃父法仰道安袖其稿來請余副詞不已法仰慕儒而寓于醫以揚其譽因憶王勃遠取自炎黃至于巢夫子以為醫家傳受之繩繼又昔人以劉張李朱比之濂洛門閥然則少年孰取乎想夫有所好乎有所選乎吾老矣唯規其遠大望其前程而已寬永二十年八月一日羅浮山人林道春叙

詩聯句序

素庵叟與余邂逅日淺而再會聯句信澄亦在矣今時之為聯句者唯剽掠借竊為工而遂不知榛塞乎道也又或局於一百句或限於五十句而隘焉耳余以為不然唯言情而已言之不足見于文字字積而為五累而為十而書諸紙以憊目前是即道德之餘文章之端也且其數也何拘於多少乎哉城南多而蒹葭少盍觀韓孟以為法叟又寄余以唐律詩余和之者至于再今時之為詩者亦

如聯句余謂無它亦言志之所之而已詩與聯句
本一也聯句是詩之一體耳詩與文亦非二也詩
是文之節奏耳余之和之聯之也奚用今時人之
所爲爲哉唯文與道貫通爲貴謂之真之文章也
復謂之道德之文章也若夫否則縱雖蘇東坡之
才之羨何以觀乎叟以余言爲何如叟蚤逃釋氏
晚學鑿術其外似不數數然者想有其中乎否叟
雖老矣尚勉之哉余偶遇於信澄弟之室而叟求
序叟老者也老老及老之義不可廢故強作序以

贈之其倡和詩及聯句不贅此云

慶長丙午秋七月下旬

袖裏唐絕序

袖裏唐人絕句者羅浮子所編也家有李杜韓柳
香山樊川全集其巨帙堆高不易適覽又借夢得
集及外集于東山寺而同抄表以出焉韋蘇別集
乃雖家有之欠末卷於是摘其十之五六聚于此
矣蓋備于旅具也馬上輿中竊催睡眠今此編不

唯攪睡又能慰羈中之懷耳已而思古人之能賦
詠者多云取諸家之長處雖然先學一家之風而
髣髴步驟之而后兼參之于詩話看其骨格風韻
氣味風流奈何其可乎譬如學書未習兼毫而云
子昂未也懷素奈何唯可學右軍是手不到者也
學詩亦然未知平仄未辨古律而云子美子美
不然則淵明寒山殆庶乎是句不到者也今為拈
當時之弊垂初學之戒聊言之耳詩人再起不易
此言若人問詩在胸中何在袖裏則必答云袖裏

胸中果二也哉初學者自此進而不已胸中袖裏
有自然之詩乎

五山文編序

余閱經子史集之暇偶見本朝詩人文人及五
山禪林之遺稿若官家文章已論于前至禪家則
虎閱濟北集雪村良哉集絕海蕉堅藁義堂空華
集夢岩早霖集中岩中正子永源寂室錄雲溪贖
隱集岐陽不二稿惟尚東海瓊萃東沼流水集慧

鳳竹居清事南江，鷗巢集祖溪。水拙集橫川，京華集宜竹。翰林葫蘆集，亥龍半陶蕙。萬里梅花無盡藏，月舟幻雲藁常庵。角虎集其外，或搜其詩集而得小序，或尋其四六而披散語，或又獲人之所藏畫軸之文，惜哉不多得焉。如江西文集，雖問諸東山而有疏蕙詩集不有，文集僅得村庵詩集序一篇耳。嗚呼！文章與時高下，五山之文字以時見之，則可觀矣。虎閑嗜韓子，中岩好楊子，夢岩讀孟子，惟肖東沼一人者。學莊子，以余觀之，虎閑中

岩夢岩義堂絕海等。本朝之鐔津覺範北礪鎧庵志磐蒲室全室之流者乎。余雖不實敬而慕之，然今及涉獵者，蓋欲使世人知其崖畧，見文變鑒時變而其所好惡適宜學習歸正也。方今每寺問其開山祖名，寺主不能詳之，况文乎。德行乎，不特吾道久衰而已。雖瞿曇法亦然，豈無感乎。今此編雖犯伊川不見雜書之戒，而復有空同道士鄒訥注參同契之遺意歟。

丁巳二月中旬道春書于胡蝶洞下

比玉選序

元和八年作

詩有古有律有長篇有短篇古今編集者往往有焉宋洪邁撰萬首唐絕句其後蔡氏于氏有聯珠詩格周伯弼有三體詩其餘鼓吹鼓吹續編等之類甚多絕句之格製備矣本朝禪林之風月翫庵蟬閣有新編新選之述蓋便於習絕句者也今也稍氏之子未弱冠從余而學其有餘力則志于詩文頃者繼祝氏事文類聚而抄寫其所載律詩

者不日以終功可謂勤矣夫詩者離韻語而志之所之也獲諸袖裏寫諸帑上元是非由外也陶情性而歸于無邪此詩之根本也若其能熟得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勉之

豚訣刊語序

豚訣刊語集解世多有之有年矣然見之者少况於讀之而知之者學衛生家此書不可不讀而庸醫又難讀也戴同父本於素問靈樞難經參之於

歷代名醫諸家之書以解之是難讀其一也其文字往往或如有所似太史公倉公列傳是難讀其二也又寸闕尺之條理分合偶比類之深微多得益辨是難讀其三也草廬吳幼清序之不辯亦宜哉夫人之死生壽夭係于醫醫之要歸於診脈然則此書不可不讀而如其難讀何壽德庵宗由好此書而讀之丹以句讀之墨以訓點之且又以數本校其字之同異者數處鑿學之負笈者爲之依焉乎白治療有效活人居多可不謂換迹於戴同

父摩若非稽古之力豈如此哉世之不知杜衍御辛而欲療疾焉不辨蹲鴟之爲芋爲羊而欲讀醫書焉及羅氏所謂福醫焉者見之其類必有此學頃請書其事於余者數矣於是不得不應其請焉且嘉有其活人之名與好此書之勤因序之如此余豈接迹於草廬者哉蓋不獲止也

慶長丁未孟冬中浣日

昔年經驗影響錄序

昔有人求藥見遍地無不皆藥乃把一莖歸而是
師師曰此藥能治人亦能殺人夫遍地皆藥則無
不可用之藥無不可治之病然曰亦能殺人者何
耶能用與不能用之異也殺活之際為最甚矣方
今闔國多廬雖然往往札瘥天昏或有焉命與非
命雜糅於其間蓋不能養故不知醫不知藥偶雖
有庸醫不能用藥則不能治病豈是藥之過哉醫
之過也死生存亡之所係不可不察也故良醫之
用心亦仁術也法印武田道安掌讀余曰僕是從

三位大膳大夫源信光之孫也拋弓治而寓於醫
有年矣云爾其望聞問切之精也經絡臟腑之分
也運氣水土之辯也陰陽寒熱之察也內外標本
之詳也用藥治療之勤也虛實常變之通也雖古
之方技者不多讓焉扶危救急之暇自撰下書號
曰經驗影響錄上自素靈難經脈經甲乙經等下
洎諸家百氏之方論景崑之所考徐春甫之所統
悉皆莫不兼收並蓄也且其病名外傷也內傷也
雜病也外科也眼科也小兒科也婦人科也類聚

鱗次門分蟬聯舊所設而新考之音所分而今并
之掌所無而始補之如此之類間有焉使能讀能
熟者由之以用藥治病則得心應手之效驗捷於
影響然則此書之名可以稱實其仁術之功不亦
美乎或曰罔兩于喁出自影響影響出自形聲形
聲實也影響浮虛也有待而然也何取虛而不取
實乎曰非此之謂也罔兩之待影影之待形譬猶
藥之待病乎無病則已若有則藥應之如影響者
是醫之經驗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然則

藥之能活人亦能殺人其理與惠迪從逆無以異
乎庶幾其知虛知實能用藥而能活人也蓋是法
即用心之不淺淺乎此書之將行於世所有如逢
良醫亦是其陰隲之志不淺淺也法印請余下言
弁其卷首曰久矣余老且病嘗其鑽藥復故有喜
於是為之序

正保二年乙酉月日

本館群方類藁序

本朝之昔所撰醫書有其名而多逸焉所謂安倍
真貞出雲廣貞之大同類聚方菅原峯嗣之金蘭
方丹波雅忠康賴之醫心方大醫博士源輔仁之
倭名本草養生抄小野氏之集註大素經之類是
也其後乎性全之萬安方僅存於世余嘗見萬安
方有鹿苑相公之花押世罕副本豈無意哉近代
醫者著述不少槩見方今大醫法印玄珠乃至外
劑之暇與其男法眼三竹共輯一書名曰群方類
藁蓋取諸退居類藁元豐類藁之題目缺其所載

中風也傷寒也雜病內科也婦人也嬰兒也外科
也每病脈候始之論機次之證候次之藥方次之
針灸法願養法終之可謂兼備本朝風俗淳朴不
耽著述古書遺文雖偶有之流落紛墜不知其所
泯余甚憫惜於醫書亦然如大同類聚方等吾不
得而見矣昔陶貞白註本草謂有毒無毒若一字
有誤以活人之藥而還至殺人不可不慎也然則
撰醫書何容易哉庶幾技萃于舊書提要于古方
其間有所發明證微也法眼之勤而不懈可以嘉

焉使此書廣布于世則與其堂構之妙術惻隱之
芳聲齊垂不朽而後罔俾嚮著述者專美于前代
是所期望也余與法眼橋梓交游年久請為之序
而不已故扶病勉強書焉

正保二年乙酉月日

痘疹分類序

我朝聖武帝天平七年闔國患豌豆瘡俗曰蔓瘡
禾死者多九年之春疫瘡大發初自莒紫來經夏

涉秋止自公卿下至百姓病沒不可勝計自古未
曾有如此也考諸鑿家者流隋巢元方雖論傷寒
斑瘡痘豆瘡均然無藥方唐孫真人書豌豆瘡
在傷寒部而有治方宋陳言曰斑瘡病內經與張
仲景皆不載蓋自魏朝方有焉以白頭赤根者俗
呼為豌豆即斑瘡也細粟如麻者俗呼為麻即瘡
疹也又有大者俗呼為罕為菜此皆輕重之不齊
故名異耳而亦有治方孫陳之所言乃不拘壯
幼乎且考其時則真人者高宗時也天平者當玄

宗開元年中也然則豌豆瘡自中華傳我西州而
到京畿古昔無之而此時初發者乎據內經之所
不載仲景之所不論而可以見焉後世治療藥方
之論書自中華來者夥矣若嚮使良醫與方書在
天平之世不嬰橫死者蓋有之矣可歎惜哉凡今
日痼曰痘大槩皆屬小兒若治之者差之毫釐則
不能遂命不能閔閔焉望嬰兒之長何以得幼吾
幼乎方今衛生家卜齋板板氏如春家藏禁方脈
書藥論甚多且聚痘疹書滿架插籤弟子春乎就

而披之從而纂之著痘疹分類十卷可謂勤矣謂
纂咸陽小兒之鑿亦可也其於脫襁褓保嬰兒之
術須有所補裨則爲人之親者奈何不喜且嘉乎
如春屢請余語冠其卷首以爲春乎之大幸也余
雖不學鑿偶見孫陳之書而考之國史推其特世
思今之鑿書之多於古欲使字育之法濟世之術
取之爲準永久不絕故遂書以塞其請

壬辰九月上浣

外科萬粹類編序

古之瘍瘻者後世之外科也趙宋之世謂之瘍科
外科有內治有外治周禮云瘍瘻掌腫瘍潰瘍金
瘍折瘍之祝藥副殺之齊此其外治也又云凡瘻
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
節之且以酸辛鹹苦甘滑而養骨筋脈氣肉竅凡
有瘍者受其藥焉此其內治也素問曰膏粱之變
足生木疔由是推之陰陽不和之變痰涎咳嗽之
變癥瘕諸蟲之變酒色忿恚之變之類皆足以生

瘡瘍不可枚舉也是外科之書不可不多者也至
於李唐醫博士分而為業曰體療曰瘡腫云云故
孫真人王燾書共載瘍腫藥方其後陳自明有外
科精要李東垣有瘡瘍論朱丹溪有精要新論歷
代有名於癰瘍者不少矣至大明薛己樞要及發
揮經驗方既行於世頃聞攝州人坂本養安歎余
環堵來告曰其早慕高取板坂之兩流以所傳之
術療諸瘍有驗焉且粗通蠻語於是欲聞蠻醫術
赴肥之平戶長崎又尋阿蘭陀之醫流習其藥之

修治膏油之笮煉，或有大明國鑿到長曉者，求其方書，聞其梗槩，既有年矣。去歲來武之江戶，偶逢朝鮮醫韓主簿，問其鄉藥，而針灸補瀉之事，頗爲對語，遂提諸書之要纂，一家之言，以著書若干篇，名之曰外科萬粹類編。雖似有僭踰之罪，願請先生之一言弁之於卷首，屢求而不已。余聞而異之，時有介紹者之從，溘焉余不能不言也夫。本朝中華三韓，自古聘問不絕，經史文章，相教授久矣。醫術亦然。昔高麗主患病，求良醫於本朝，古人

所謂扁鵲不入雞林之雲，此其證也。我醫術之所，以勝彼國也。可不勤乎？若夫於蠻夷，則耶蘇者，售奇藥，託脈子，潛將播其說者，有之乎？尤不可不戒焉。但者，婆龍樹者，域娑婆窳，其餘西域之技術及外國之藥石，流落於中華者，古今有之，則亦可以兼用者乎？余雖不慣于鑿，聊所示如此。然紹介之言，不能拒焉。養安之求，不能不應焉。將欲使其內治外治，宜順和榮衛，治療疾病，而後其實。稱此書之名，是所庶幾也。前脩之撰方書，序往往有焉。余

亦不得已也於是乎書

丙申孟春下浣

春雨抄序

鱸重常游至自言曰重常出自參州足助莊鶴瀨里嘗來東武死于刑官之屬年尚矣官長雖更改而重常自若也懽謝悠悠之間折獄紛綸之暇考倭歌拾倭語抽抄者殆及七十餘部標題出處用以呂波次之永夜吹燭短宵焚油孳孳矻矻累歲

不忘風雨之壁雪月之窓易其稿者數矣次序漸成聚爲十冊說曰春雨抄如密雲霽霽一雨流澍則諸草木之根莖枝葉雖各有大小有異別然所潤是一而皆滋茂其見之者詞花言葉出是得其澤發陽和于歌林得春風于筆苑也只是重常之寸苗一滴之微志也願乞一言以爲榮羅山子聞而竊之且告曰夫文字既有母則言語何無母乎人之心不能無思既有所思則有所言豈啻人而已哉鳥獸昆蟲亦能鳴雖風水雷南金石竹木之

類味掌相觸而不有聲有聲則出于言語發于歌
詠原本其始則指天曰天指地曰地指人曰人讒
使然乎只是理之自然者也自是以往千言萬語
乎上去入之聲輕重清濁之響不可勝數也豈非
母生子子生孫哉 本朝之有陽禱陰禱之相共
唱和者倭語之母也然後言詞生生愈出益繁若
一言鱗母則餘語爲子曰之晷月之曉水之泉火
之焰草與藪本與稍花與萼竹與鬻琴之與柱舟
之與楫系之與縷井之與榦眉之有黛眼之有眸

口之有唇腹之有腸手之有掌足之有趾之類以
類推可知取倭語不過以呂波以呂波之變什佰
千萬不可勝聽也但其間或異物同稱一類別呼
孰先孰後或有不易曉解者抑是詞語之父母也
尋其所先後知其所以爲父母則復可曉解故曰
天地萬物父母言語亦無窮如天地乎焉得知言
之人與共談之乎重當初產八橋樹若之地久住
隅田雜鳥之邊用意于倭語已如此則其察情于
獄詞亦如何哉語暑去而和氣至則皮襪此抄之

名耶司刑，屬官品級雖異，其志豈異哉！唯老矣
勉旃

寬永十六年四月中浣

象戲圖式序

象戲圖式者，洛人宗桂及子宗古之所撰次也。宗古謂余曰：「初，宗桂見信長公公視其象戲，曰：『是象陣法，武人且習知之藝也。』於是改其舊名，賜名宗桂，以筭有桂焉之號也。其後一謂秀吉公，乃去奉

拜。東照大神君，又拜。台德院殿大相國，時時在。御前為象戲者數矣。宗古頑焉，思遇不少。舉世知焉。宗桂嘗作象戲圖式一卷，以教徒弟，廣行諸世。而今太君幕下，治教休明，勤政之暇，御覽象戲，凡其相對者，宗桂宗古雖少一馬，而無不勝。宗桂沒，後宗古填補其圖式，以為續卷，將以進呈，而後廣布願請。余一言以證之，余辭不肯，既而因先容達。聖聽備，御覽於是。官命父子之妙手，甚奇，記以證之，可也。左右語之，故余不能不肯。曾

聞中萃爲此藝者昔孟嘗君闔象墓千歲寥寥乎
後周武帝造象戲其臣王褒爲經宋司馬溫公作
象戲圖法此蓋寓兵於局藝之中謂天下雖矣不
忘戰之戲也爾來有將士步卒車馬弩砲之象有
藏機隱智二龍出海雙馬飲泉之勢雖中萃所用
如此然想未及我朝之妙手歟今此圖式父作之
子述之其箕裘之間殊絕古人誠國手無雙也上
自營內諸臣及列國達官下至好事之人皆迎取
而窺伺倣慕之其名藉甚益揚家業可謂勳矣有

說于此賓主朋友玩之則燕閑四適足以爲五也
遊方外者禔之則橘中之樂不減南山有武備者
見之則方圓之陣音止之變進退伐擊不可忘也
有文事者看之則得武帝溫公之意不可謂賢乎
已也且夫聖主賢臣相逢國家間暇則各一藝者
無一庸然則如此之局面數訣亦是海內太平之
餘德者乎遂爲之書

寬永十三年作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終

